

又是清明时

清明节将临，父亲在我面前唠叨起来，去年疫情没能去，今年就选个日子到苏州凤凰山塔陵看看你的娘。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九个年头。苏州凤凰山塔陵是母亲自己选的，那时正好流行壁葬，母亲也算是合乎潮流了。起初，陵园的大巴士在人民广场专门接送踏青客人，但不知什么时候这样的优待消失了。

每次踏青，从包里取出湿巾纸，擦拭壁墓上的灰尘那一刻，会对边上的空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空穴是留给父亲的。头几年，父亲随我们去苏州凤凰山塔陵时，他会在自己的那个空穴上抚摸一下，自言自语，总有一天我会来这里不再走。

父亲也许想到有一天那个位子将不再空缺的缘故，才会向我唠叨不停。我在回答父亲今年也因疫情而没法扫墓的同时，向他表达出我内心真实的思想。其实厚养薄葬才是真孝，与其去墓地烧一堆锡箔纸，还不如眼下让他一日三餐吃好；与其到坟前叩三个头，还不如眼下多关心他的冷暖。

下了很多天的雨终于放晴。吃罢早点，陪父亲外出散步。小区外墙是一座寺庙，在

小区的凉亭里可以一眼望到寺庙里的动态。父亲突然问我，锡箔纸可否到寺庙里烧？清明时节总要做点什么呢！

是啊，清明时节总要做点什么呢！如今绿色祭奠或网络祭奠渐已兴起，就像当初母亲选墓地一样，时代在进步，人的思想也在进步。而面对鲐背之年的父亲，我只能耐心向他解释，一次听不进，就来第二遍，甚至更多次。写作时，允许自己反复修改，为何不能让父亲有接受新思想的时间呢？

那天清晨，寺庙里撞钟的声音像平日一样飞出墙外，父亲起了床，然后向晨钟声方向望去。在我为他准备好早点，叫他到厨房来吃时，他开口向我说道，就按你说的，鲜花来替代锡箔吧，你老爸不是想不明白的人，这个道理其实一想就能明白，如果你娘活到今天，也一定会与时俱进，吃罢早点陪我去花店兜一圈。

然而，还没有陪他走出小区门口，父亲改变了主意。他说，既然今年你不能前去扫墓，那鲜花买不买也无所谓。我们还是到花鸟市场转一转吧，看家里窗台上几个盆里的花草都被冻死，也不知道去打理一下。

在我们这一代已年过花甲的上海人记忆里，一说起蔡祖泉，就很自然地会想起当年在人民广场上乘风凉时争相一睹“小太阳”的往事。

1963年那一年，上海南京路和人民广场上结束了超过70年用白炽灯照明的历史，点上了蔡祖泉研制的高压汞灯，上海人亲切而自豪地给了装在人民广场市人委大厦上的那盏高压汞灯一个响亮的称号：小太阳。一时间，全上海满城争说“小太阳”，所有的上海人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一睹“小太阳”的万丈光芒。

那时候的上海人，夏天的夜晚是少有呆在家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到外面去乘乘风凉、“嘎嘎晒晒”。那时候我家住在浙江路桥北桥堍下的天潼路慎余里，此地虽说在被人戏称为“下只角”的闸北区，但离开“高大上”的南京路也就一桥之隔。走过浙江路桥后沿着浙江中路走到南京路只需十几分钟时间。到了南京路再走到人民广场，也最多十分钟。有时候，家里的大人嫌弄堂里还不够凉快，会带着孩子手拿小凳子，肩扛一条小竹席，徒步到人民广场去乘风凉。

从城市四面八方来到人民广场的上海人，除了乘风凉，还有一个更大的期盼，那就是亲眼一睹“小太阳”的璀璨与光芒。傍晚五、六点左右，天色还没有暗下来，人民广场上已经聚集起来乘风凉的老老少少，其中居住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居民，带着看上去蛮高档的藤椅、藤躺椅，也有小竹椅、躺椅、竹榻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如我家那样，携带一条小竹席和几只小板凳而来，坦然煞是壮观。

随着夜色降临，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市人委办公大楼靠左方顶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小太阳”的闪亮打开。

大约晚上七点，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小太阳”开了！一团耀眼的强光，瞬间把整个人民广场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是什么灯啊？”不少人发出这样的赞叹！人们的脸上，闪烁着兴奋、惊喜的神情。

“小太阳”真可以说是光芒万丈，在“小太阳”的照耀下，人民广场上乘风凉的人们或打开随身带来的报纸、杂志翻阅起来，或几个一堆下棋打牌，或三五成群地在习习凉风的吹拂下漫步聊天；还有几个颇为用功的小学生做起了暑假

作业。征得家里大人同意，我走进从人民广场旁的音乐书店，听着书店里播放的歌曲；然后又走到位于人民广场西藏中路口的“科技画廊”，只见很多人兴致盎然地观看着展陈在画廊里的实物、模型、图片和文字说明，一边不无自豪地发出由衷赞叹。我也挤进去看了起来，这条长长的“科技画廊”始于人民广场西藏中路口一直延伸到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的上海图书馆那里，逐个看下去，两三个小时也看不完呵！我对其中的“一万两千吨水压机模型”印象极为深刻，至今未忘。

那些年每次到人民广场乘风凉见到“小太阳”后，我好几天都沉浸在惊喜中。那时候的我，已经读到小学二年级，认得的字也有两千多了。我很喜欢翻阅父亲带回家的《支部生活》，从中了解到上海科研人员 and 工人群众创造出万吨水压机、高倍显微镜、人工胰岛素、断指再植等新中国数个“第一”的奇迹。那些年，我从《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等报刊上，熟悉一批批上海的革新标兵和劳模标兵的名字及他们的事迹。这其中，我对“小太阳”的创造者、自学成才的蔡祖泉和他为组长的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印象尤为深刻。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在清贫的年代，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专家蔡祖泉怀抱报效祖国、填补科技空白的志向，在一无理论，二无技术、三无图纸、甚至连国外新型电光源的参照样品也没有的情况下，于1963年造出中国第一只新型电光源等10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其中，点亮在人民广场上空的那盏100KW的“人造小太阳”，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蔡祖泉和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点亮了整个中国的电光源事业，温暖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内心。

“一生追逐光芒”的蔡祖泉于2009年7月17日以86岁高龄逝世。2018年2月12日，复旦大学校园里矗立起了一座蔡祖泉铜像，以永久缅怀这位“中国电光源之父”。

在我国已进入“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全国人民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新时代，蔡祖泉为国争“光”的精神不仅不会过时，而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陈佩君

在众多的花草种子 里父亲只选了金银花和金钱草两个品种，回家后整个下午就在窗台前乐此不疲地捣鼓他那两个花盆，全然忘记周边的烦恼。谁知晚上儿子来看望外公时，在饭桌上无意说到有关清明节放假的话题，引起了父亲又一阵的波澜。

其实我早想与儿子沟通这类话题。趁此机会，说出来也不算不妥。人生只不过来去走一遭，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最好的选择，没必要繁文缛节，给儿孙添麻烦。清明，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只是告诉人们万物已复苏。若要思念，一本相册已足矣。

妈，外公还健在，您可不可以不说这些没有边的话？”上孝下慈”儿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些话没有必要讲得这么明。外公发现外孙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移了话题。

今天你妈陪外公到花鸟市场转了一圈，买回来两种清热解暑中药的花草种子，到六月份你过来时一定能看到这两盆花开的模样。儿子听后不禁笑起来，问道，外公，现在不到四月，离六月份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难道当中你不让我来看望您吗？

50年前野营拉练记

■朱亚夫

加过一次战地救护的预习：我扮作腹部中弹的伤员，倒在地上，由一名女民兵医务人员为我包扎抢救，要求抢救动作干净利索，纱布包扎规范到位，结果受到虹口区区人武部的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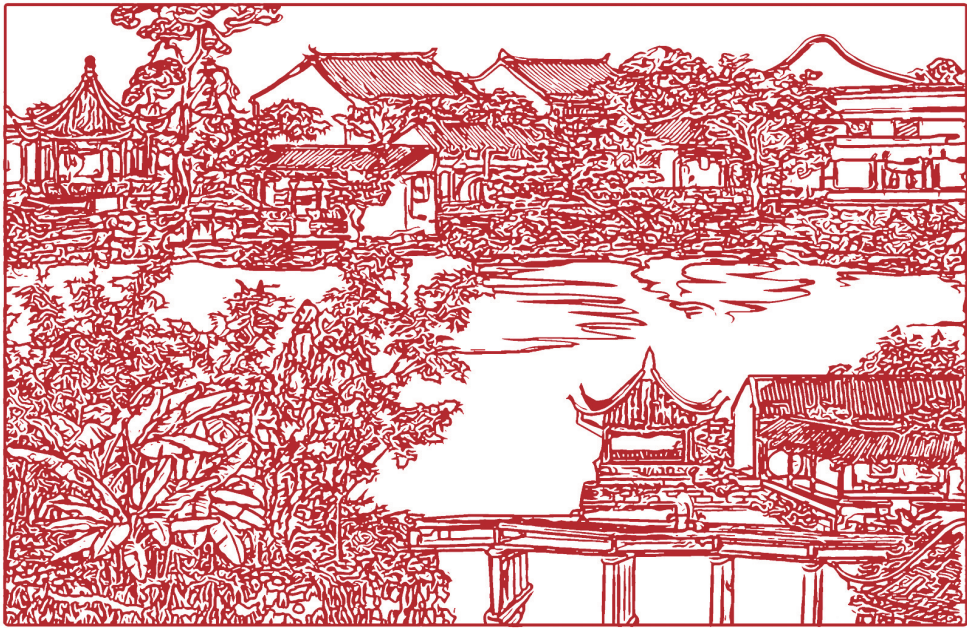
我翻出了当年的《野营战报》。我参加的这次野营拉练是1971年10月12至27日，为期半个月，虹口区野营训练指挥部组织的工人野营二十九团，简称“虹工廿九团”，是由来自虹口区的各厂基干民兵组成，下辖15个连队和一个团部直属排，约一千人。我分在团部政工组，负责编辑《野营战报》，每两天出一期，是一份油印小报。由各连队的文书和通讯员提供稿件。我们的野营拉练路线是由虹口体育场誓师出发，经宝山顾村，然后折向月浦、罗泾，再掉头西进嘉定，最后经马陆、大华回市区，走的大多是田间小道，这样一大圈跑下来，总有千里之遥，故我们当时戏称“千里拉练”。

拉练“练”什么？主要概括为“四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要达到“四会”：会行军、会吃饭、会休息、会放哨。“走”是拉练中的重头戏。它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走”，而是结合实战，大多是走农村的田埂小路，走夜路，这对于成长在和平环境中的城市工人来说，确实是个考验，也是一次战备演习。记得还要求行军中“六不要”，诸如“庄稼作物不乱踩”“竹林树木不攀折”等，这样半天走下来，人就累得不行，完全不是如今的“农家乐”，而是苦中作乐。当时大家手举红旗，

肩扛背包，身着军装，斗志昂扬，一路歌声嘹亮。有的说：学习老红军，磨出铁脚板，练就钢铁志，打击帝修反！有位通讯员写来《行军》诗道：“歌声冲天鸟雀散，步伐动地路更坦。尾隐村后绿树丛，头出野外金谷间。”

野营拉练中还搞了不少活动，在宿营地，请苦大仇深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在宝山罗泾，观看日本侵略者登陆处，申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到嘉定烈士陵园，列队悼念革命先烈等。我们还在深夜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有不少民兵出了洋相；有的背包打松了，走不多远，背包就散了，只能挟着走，好不狼狈；有的衣服穿反了，有的鞋子穿错了等等。当然在野营拉练中也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例，有的连队到了宿营地，还未吃上一口饭，听说天要下雨，而生产队里还有几十亩棉花没有收上来，连长马上动员大家抢救，结果工农一家亲，经过一个多小时奋战，终于将白花花的棉花全部抢收上来，为此生队特地写来了感谢信。还有的拉练队员凭着熟练的技术，帮助生产队修路、修桥，晚上站岗时，还智擒窃贼，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读读《野营战报》上文章的标题，就可窥一斑：《粪坑救猪》《修水桥》《野营不忘节煤》《烈火见红心》《感谢信》等。一路行军一路歌，千里拉练故事多，为此有的连队，不畏艰难，也搞起了《野营简报》，表扬好人好事。

这段“千里拉练记”，现在回忆起来，虽岁月沧桑，还历历在目。



《千灯古镇》 剪纸 夏贺新

忆不尽的云南情（一）

云南很美丽，但也很贫困



■胡夏根

二十多年过去了，时光过得真快。我时常会想起在云南文山州二年扶贫工作的往事，想起当地的干部、同事和乡亲。看到文山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看到文山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心中无比喜悦。深切感受到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深切体会到党和国家扶贫工作正确决策，体现了我党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也深切感受到，云南人民、文山州各族人民是勤劳、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热爱生活的人民。扶贫工作让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也了解了国情。

云南很美丽。它有美丽的山河，众多的名胜古迹。云南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和文明历史，有史诗般的茶马文化和遗迹，有美丽动人的阿诗玛传说。乃至近代，有西南联大众多学子、文理大家求学、治学，国难之下报国史实。云南少数民族聚集，多达26个，民族风情浓厚；云南地貌多样性、动植物多样性、气候多样性，是旅游者的天堂，你会陶醉于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原因，相当一段时间，云南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云南地处高原，96%为山地，耕地稀少，交通不便，交易困难。就西畴县来说，最大坝子

是县城，仅2平方公里。喀斯特岩溶地貌。山大石头多，坡高水难留，海拔高，气候寒冷、耕地少，多为旱地。但即使巴掌大的山地，也是当地人民群众千辛万苦炸石造地的产物，小小一片土地，不知要搬走多少石头，填上多少泥土。云南地处边疆、内陆省，没有出海口，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云南是“老、少、边”十分典型的贫困地区，伤残人员特别多，至今老山区地区还有永久封雷区。

由于以上原因，云南人民相当一段时期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贫困。云南同志告诉我许多事例：文山有位青年在昆明读书，暑假回家由于买不起车票步行900多里，行走十多天才回到家，真难以想象。有一位山民带孩子出来见见世面，孩子不知汽车为何物，见飞驰的汽车竟迎头奔去，发生惨剧。我到乡村、小镇，也亲眼目睹许多村民衣着很单薄，许多小孩赤足行走，小小年纪背着柴禾、背着农作物赶集，换取一些钱补贴家用，缺衣少食一眼可见。当时州财政收入约3亿元，人均一百元，远远不够行政开支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基础建设、教育、卫生事业十分落后。我考察时见过和了解到许多学生在危房下读书。偏僻的山村小学，老师教全科，一个教室几个年



《上海图书馆》 漫画 曹玉良